



读过一本好书,像交了一个益友。——臧克家



邹伟锋摄

构筑精神世界的 一方家园

——读书版,开版啦!

灵魂论,是柏拉图给我们思想的一个启迪。我们通常的经验也是——超越物质的精神才能让我们的灵魂真正得到快乐和自由。当你浮躁、心无所依时,读上一本书,让人类社会文明的发现者、传承者在无限的时空里与你对话、私语,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巨大恩惠!而你只要捧起一些书,书真的会给你精神以滋润、涵养。

读书版,是广大职工休闲的乐园,是引领职工走向书海的一条便捷通道,也是大家构筑精神世界的一方家园。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而如果由于读书,可以让人拥有一定思想和自省的能力,或者由此可以在这大千世界中找寻到自我的一个位置,与人平和相处,或相亲相爱,善莫大焉。

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读书之乐——读书、荐书、书评、读后感、读书笔记……一切与书有关的事物,都欢迎分享和交流。特别欢迎工会“职工书屋”的书友不吝赐稿、交流。

让我们一起快乐读书,快乐工作、生活!



《人生海海》是麦家在时隔8年之后的首部长篇之作,故事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“上校”在时代中穿行搏斗的一生,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,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,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



读书笔记

人生海海,慈悲为怀

●景海敏

高晓松在麦家老师《人生海海》的新书发布会上说:“我以为到了老麦这个年纪,这个历练,他下笔已经不再同情那些人,但他不但是同情,而且饱含了同情。”高晓松这里所讲的“饱含了同情”,更确切地讲,应是饱含了“慈悲”。

同情是人对包含自身在内的天地万物,面临消损时的一种侧隐之心,发乎心体,始于自然,是人的本性之一。“侧隐之心,人皆有之。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,或多或少都携带着关爱他人的原始冲动。就比如:当看到有人摔倒时,我们下意识会想将他扶起。而人的这种亲社会倾向,也只是人性一端,在人的生命之弦上微振着,犹疑着。就像高晓松所认为的,人会产生对世界的同情心,但这种同情心会因时因境或隐或显。

慈悲始于这种侧隐之心,其所蕴含的情感动力、张力、活力以及稳定性远在同情之上。而麦家老师的可爱之处,《人生海海》的感人之处,即在于这种“日持久”的“慈悲”情怀当中。

麦家老师在《人物》周刊中对自己童年的经历直言不讳。幼年时屡遭他人欺辱、父

亲简单粗暴的教养方式,是笼罩在那个敏感、自尊心很强的孩子心头的两团阴云,推不开,扯不破,日夜蚕食着少年对世界的热情、信任与爱。在一次被同学欺负之后,他选择了自杀,险些丧命。语言有时是苍白无力的,唯有亲尝其苦,方知其味。悲恸满胀,无法忍受,无处可逃,无从在现实与自我的关系中找到立锥之地,自我同一性爆破之后,便是自我毁灭。

在创伤性事件面前,遗忘的神经似乎被麻痹,记忆让人时而顾影自怜、时而悲愤满腔。纪伯伦说:“记忆是一种相聚的方式,忘却是一种自由的方式。”人总和疼痛相聚,心却是一种自由?谁还记得,谁不想忘却?“他痛恨这种生来就有罪的境遇,恨这个村子,恨所有欺负他、歧视他的人。”这种恨浸透在作品中。面对创伤性事件,人能做的大体只有强迫性重复。一次次回想,一次次讲述,一次次从噩梦中醒来,一次次反刍,一次次疼痛,一次次习惯,一次次将愤怒沉降,内心一次次柔软,方寸之地才渐生慈悲。那里有灼伤后的痛,也有原始的善。

痛感让人印象深刻,让人更容易理解一切苦难的意味。本初的善让人转向移情、转

向理解、转向接纳、转向略带忧郁的消极美学气质当中。

故事中的老瞎子,眼瞎,心却是亮的。“他知道自己死后儿子废物一个,活不成,要活下去,必须靠村里有人发大慈悲,小慈悲都不行。小慈悲是同情心,是眼里冒出来的,触景生情,有一搭没一搭的,不成流。大慈悲是责任心,是心底长出来的,因缘而生,细水长流。”他去世前在祠堂前面长跪不起,以求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,原谅他们一家,发大慈悲照顾残疾的小瞎子。而“我”和“我的父亲”则在经历了家破人亡等一系列变故,体悟到疼痛之于人的意义,心生慈悲,放下了对小瞎子、对全村人的仇恨,为小瞎子寻医访药。正因为那么多苦难,因为慈悲,因为心底的良善,麦家老师才抛却美学意义上的悲剧书写格式,没有将“上校”置于荒野,任其自生自灭,而是给他寻来了“活观音”,爱他护他,让故事回归温暖,让人心回归希望,让那些所有在痛苦里即将坍塌、已然破裂的心魂看到光,重新去信、去望、去爱。

众生皆苦,慈悲为怀。

(6月15日下午2:30,浙江图书馆一楼文澜演讲厅有《人生海海》读书分享会。)



读书

李商隐写到了 生命的荒凉本质

●蒋勋

夜雨寄北

作者:李商隐

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
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

《夜雨寄北》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,我觉得这首诗最了不起的是从头到尾好像什么都没有讲。我们只能确定他好像是与一个朋友在一起,他们两个要分别了,这个朋友大概很舍不得,就问你什么时候回来,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,因为的确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:“君问归期未有期。”李商隐这么会用典故的人,在讲生命里面最深的经验时,如此白话化。他有自己独特的句法形式在里面。

“君问归期未有期”,又是一种两难。能告诉人家一个回来的时间也好,可是真的没有。生命好像就是流浪,所以也不知道此去一别什么时候会再见面。在这样的状况下,最后只好把话岔开了,顾左右而言他,说你看我们在四川,外面在下雨,刚好是秋天,水池中的水一定越来越涨高了,“巴山夜雨涨秋池”。

这很像一个电影镜头忽然转开。对方一直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,问到有一点难过,有一点感伤,忽然把镜头转开去拍一直下的雨,慢慢涨起来的水池。好像在讲自然里面的风景,其实又是讲心里面弥漫的一种情感。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盛满了心事的水池,好像都要满出来了。两个人告别的愁绪,或者离情,越来越满出来了。我觉得一个诗人的厉害,在于他又是客观,又是主观,第一句是“君问归期未有期”,第二句他转开了,顾左右而言其他。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时候是心事讲得最好的时候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”,又开始直接描述,这个朋友总是不死心,又在问你告诉我回来的日子,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点蜡烛呢?以前的人点蜡烛,蜡烛燃烧到某个时候,要把烛心剪一下,它才会更亮。“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又绕回来了,就像现在巴山下着雨的夜晚,两个人在一起聊天。李商隐的句子总是在绕来绕去,因为他不是直接把答案讲出来,而是在缠绵当中,呈现生命舍不得又舍不得的两难状态。

这里面有一种独特的趣味,如果不是我这种性格的人,说不定很不喜欢李商隐。我自己很喜欢李商隐,常常想大概有人会很不喜欢李商隐。有些人喜欢什么,就直接干脆地讲出来,可是李商隐总是在那边绕。因为这个绕,你会感觉到一种深情。任何一种深情到了最后,都是缠绕的状态,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,在了解与懵



荐书

《盛夏的低语》:

一个人的诗地理

●孙昌建

一颗香榧,抑或是一片西溪湿地,在郁葱的笔下都会呈现不一样的风情,对此的解释之一,因为郁葱是诗人,诗人就是语言的炼金术士,更何况他还是一名职业的文字操练者;之二是郁葱久居杭州,与其说他是吃着粮食蔬菜生长,还不如说是由江南的水土空气成就了他的文化血脉;如果说还有第三,那就是他把这些年的阅读,都化作了自身的武功秘笈,虽然只是在塑造一座纸上庭院,却也已经是匠心独运,气象万千,因此把这一本《盛夏的低语》说成是私人地理学,我觉得是十分妥帖的,因为他写出了一种不分行的又具有诗歌意味的人文地理,我姑且将它称之为诗地理吧。

这样的诗地理,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规定动作,就像书中把郁达夫称作为那个时代的火车代言人,因为郁达夫最好的文字之一,就是坐着浙赣线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地玩过去写过去,这是见真功夫的。火车抑或还有轮船一类的可能是观察和体悟旅行的最佳方式,正如古人用骑马的方式。达夫先生的文字能渐入化境,他把古诗词和译文中汲取的营养最后都“化”成自己的气场,这是我以为一个作作者的基本功,也是最高的境界,而现在郁葱也在朝这条路上步行或狂奔,即他一手是沈括和李渔,一手是里尔克和沃尔科特。

我认识的郁葱,以前我以为更多的是沐浴着欧风美雨的,因为他的句式,既有别于汪曾祺一些前辈的,又有别于近年出现的诸如李娟一路的,打一个比方,郁葱好像是一名跑障碍赛的选手,有时需要涉水

而过,有时又需要羚羊般的跳跃,有时又如跑山者,还得有认路的本事,其实最终比的是一个长跑者的耐力和勇气。是的,生活中郁葱的确是一名长跑爱好者,但是他似乎并不刻意,他只是觉得自己跑着舒服就可以了,并不是为了要跑给人看,那么写作应该也是同理,构建诗地理也是如此。

尤为可喜的是,在这本书中我又看到了一个熟谙中国古典文本的郁葱,他并不是只会博尔赫斯的分岔小径,书中写及杭州的不少篇什,其实不少都是司空见惯之景,但即使是绕西湖一圈,他也依然能写出一种陌生的美感,我以为这是极难的事情。没有陌生感,哪有文学可言,那只有新闻或旧闻而已。而写作的要义之一,就是要写出今天,或是用今天来疑古,或是用古意来照射现实,包括一只柿子,一片红柿林,它们从成熟到坠落,直至腐烂,直至在纸上又获得重生。

我想这可能都是诗地理的应有之义,从地名到地理,从山水到风景,从风景到风物,到最后构建诗文或人文,这可能就是我们一生的全部,最后是不是能留下几行诗、几篇文字,这就要看造化了,因为现在不可能再诞生徐霞客游记和《瓦尔登湖》了,现在的远就是近,近又即是远,近和远已可从纸上来构建和区分,于是就有了这一部《盛夏的低语》,有了一种言辞的片断和时间的余温。

郁葱少年以诗成名,他的诗歌横空出世,之前似乎毫无征兆,之后则一直在飞翔和低语,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,而在进入中年之后,按我的观察和猜想,当郁葱跟岁月一起杭河而居时,他的文字便出现

了不一样的长河般的景象,这河可能是运河,也可能叫塘河,我以为当他从书斋里抬起头来时,一种人间的烟火便降临了。这烟火是他开始涉足卑微并体恤贫苦,且无自救药地走上了悲天悯人的一路。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善良或悲悯,只是更多地被芸芸众生给掩埋了,特别是一个写作者拿着一块敲门砖进入职业的领域之后,我们就可能只是在操场上跑步了,而且也知道操场的上空是有一只眼睛在看着的,有时旁边的高楼上可能还有几只眼睛,到最后想编辑一两个选本时,发现我们不仅被岁月这把杀猪刀砍得遍体鳞伤,而且我们自己有时也挥着这把刀砍向空气和假想的敌人。

假想的敌人不是关公战秦琼,更不是玩得满头大汗的儿子,最后我们会发现美好来自于亲近和亲切,那也是文字所必须具备的要素,对此我也赞同郁葱的观点,比如他对西湖、对河水以及对城市风景的认识,这其实就是我们对文字和文学的态度。

对了,最后我要补充一点,有时为了表示一种随意和自然的关系,我们在称呼朋友时常常会省略他的姓氏,比如我们也没大没小地称郁达夫为达夫先生,正如富春江边的某条弄是叫达夫弄的,但是对于本书的作者,我以为还是要郑重地用全名来称呼他的,为什么呢,因为这里有一个梗,一个只属于诗歌圈的梗,我不会在此展开,但必须要提一下的,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写的郁葱只是指:李郁葱。

(《盛夏的低语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)



内容选自《蒋勋说唐诗》
作者蒋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

巴山夜雨图